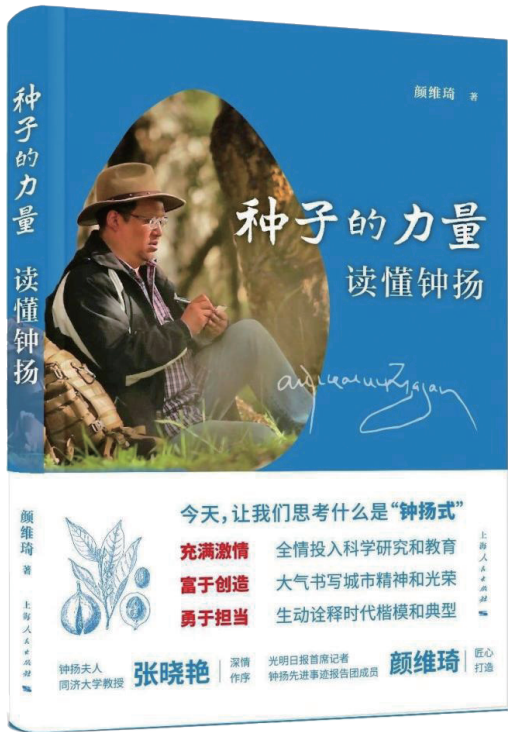


走近一个高尚的灵魂



《种子的力量: 读懂钟扬》
颜维琦
上海人民出版社

2017年9月25日,钟扬在繁密的出差行程中遭遇车祸,不幸离世。2018年9月29日,《光明日报》首席记者颜维琦撰写的《种子的力量: 读懂钟扬》在五峰书院举行新书首发,作者与钟扬生前的同事复旦大学研究生副院长楚永全一起,做了一场生动

的报告。我于钟扬毫无交集,既不在他的学科领域内,也从没见过他。为何会赶去听这一场报告会呢?并不是因为太空闲,人到中年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。去聆听有关钟扬的报告会,仅仅只是出自一种尊重,一种敬佩,一种敬仰。

果不其然,这场报告会充实而富有细节。颜记者曾经采访过钟扬,现在又写出这本书,她的讲述格外丰富。楚老师以老同事的角度,谈的话题角度也很新颖,比如钟扬如何在人生的几次转折中选择自己的方向,步步深入,给我们呈现了多面的钟扬。

拿到这本刚出炉的新书,很快就读完了。钟扬这个人,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人,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平凡人。读到第九章《家,那么近那么远》,竟然时有泪意。看到最后的参考书目,提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《钟扬文集》和《钟扬纪念集》以及中文系梁永安老师写的《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: 钟扬小传》,相信这些文字可以告诉读者,在这样一个社会里,可以做一个怎样的人。

“高尚”这样的词汇,现在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了,仿佛像一个尘封的古董词儿,使用起来都显得矫情虚伪。然而,当一个真正高尚的灵魂出现,大家仍会被折服,仍禁不住感动。

在这本书里,我读到了一个高尚的灵魂。钟扬年少成名,履历显示他从来都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但他从来没有为年少盛名所累,一直对世界充满好奇与探索。成年之后的钟扬在各领域都格外突出,忙得简直要飞起。当第一次中风抢救回来后,他并没有收敛工作狂的惯性,书里收录了年迈的钟扬母亲写给儿子的一封劝诫信,那份爱子之心,读之令人心折。书中提到钟扬小时候看书玩电池,身为化学老师的母亲一点没有责备他弄得乱七八糟,而是带他去实验室,带他去工厂参观。钟扬非常看重教育,与他自身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,可谓“诗书传家”非常典型的例证。他从

一个有职级待遇的研究者,转向为复旦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,为的就是要从事教学工作。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,他耐心地教导每一个学生,哪怕后来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,他甚至在毕业典礼上坚持把每个学生的名字都念一遍。

钟扬对名利和金钱都不热衷,他醉心于自己的研究,不辞辛劳在高海拔地区西藏与低海拔地区上海来回奔波,为了就是让研究后继有人。为了培养人才,他可谓殚精竭虑。曾经他允诺妻子,一对双胞胎儿子的教育,12岁以前妻子主要承担,12岁以后就交给他;后来这个约定又延至15岁。两个儿子在9月9日刚过了15岁生日,半个月之后他们的父亲就不能再履行约定了。他的妻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,娓娓道来自己在钟扬离世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,哪怕是刚听到噩耗传来时心里想“总是在路上,出这样的事情,概率是很高的”,短短的话里,看得出来两人相知甚深,“你是为科学而生,为事业而生,为理想而生,你的人生属于科学,属于国家,属于人类”。

时代楷模钟扬,并没有被符号化,标签化。他离开的这一年多,在各种纪念文章里呈现出来的是多面钟扬——斜杠钟扬的多重身份,每一重都是生动的。他书法写得很好,还会拉二胡,年轻时写诗经常拿稿费请客,饭量惊人,厨艺了得,事无巨细拿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满满的日程,见缝插针做许多重要工作,是个超级时间精力管理者。他字斟句酌,撰写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条目;他是大学者,却耐心做小朋友的科普工作。他幽默,有烟火气;又认真严谨,不畏艰苦,胆大坚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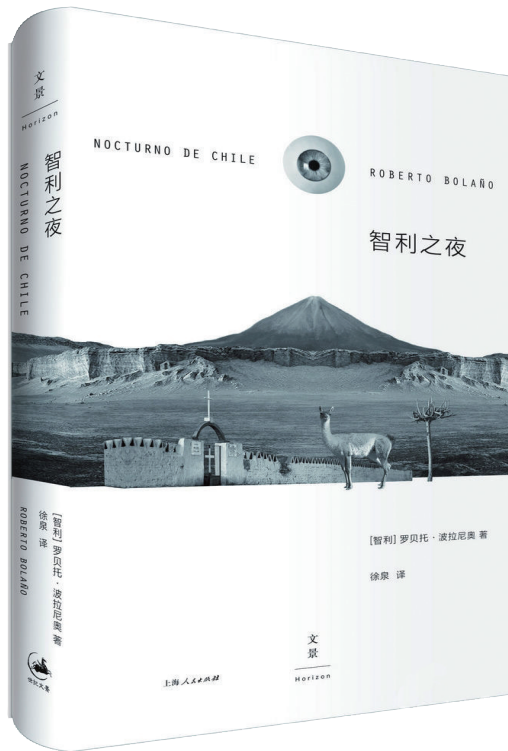
■秦玉兰



《芭比: 一个娃娃风靡世界的秘密》
作者: 罗宾·格博
出版社: 中译出版社

本书从多角度剖析了露丝·汉德勒个人及其玩具帝国的生命历程。她如何用出色的行销头脑,让原本无人看好的芭比持续风靡半个多世纪? 她如何克服工作、家庭、身体的重重危机,活出自我,笑对人生? 充分展示了女性的自信、独立、优雅、美丽、坚强、阳光。

用一生时间守护“纯粹无瑕”的文学



《智利之夜》
罗贝托·波拉尼奥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在《波拉尼奥小说的几何学》一文中,哈维尔·莫雷诺将罗贝托·波拉尼奥的小说描述为一个不完整的直角三角形。先不说莫雷诺的阐释是否合理,毕竟他把以《未知大学》为代表的诗集排除在外,只选取了《智利之夜》《荒野侦探》《2666》等十来部小说。这些小说来自波拉尼奥的最后十年,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主题: 在生命的尽头戮力回望过去,描绘拉

美的文人生态。当然,这样的文学并不温柔,它与波拉尼奥一起,在漫漫的流浪路上,相伴而行,经受洗礼,练就出凌厉的本性。

可惜,命运并没有给波拉尼奥太多时间。为了再现他的拉美情结,为了赶在结束之前说心中所想,他的语气是急迫的,态度是激烈的。《智利之夜》是一本将死之人的临终自白。叙述者塞巴斯蒂安·乌鲁蒂亚·拉克

鲁瓦,兼具三种不同身份: 神父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。然而,立志文学创作并不代表真正明白文学的意义。至少,拉克鲁瓦并不纯粹,从一开始,他就放弃了作家的天真,开启了他的“黑夜”之旅。那么,这里究竟存在怎样的文学? 波拉尼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,不过结合他的另一部作品《遥远的星辰》,不难看出端倪: 上世纪60年代,某位自称为“野蛮文学运动”开山鼻祖的文学恶棍,将自己关在遍地垃圾的房间里,通过亵渎经典作品,与成名作家进行灵与肉、精神与凡胎的沟通,进而超越文学壁垒,将自己定义为“伟大作家”。

《智利之夜》的六个故事,从不同侧面印证出波拉尼奥的观点,串联起恶棍拉克鲁瓦的一生。最初,他在文学评论家费尔韦尔的庄园里,仰望诗人聂鲁达的背影;随后,他听到危地马拉画家和奥匈帝国鞋匠的故事,终于明白坚持理想的代价;接着,他去往欧洲,以“古迹保护”的名义,学习、参与用猎鹰捕杀鸽子的行动;回国后,他闭门不出,读起了古希腊文学,对窗外的变故装作不知;最后,他受邀到小说家玛利亚·卡纳莱斯的沙龙彻夜狂欢,却不清楚宅子的地下室,正在进行怎样肮脏的勾当。

那么,波拉尼奥呢? 他的身体“业已衰老”,精神却永远年轻。他就是故事里那个患有严重厌食症的中美洲画家,“反复又徒劳”地想要在巴黎的街市,寻找墨西哥城黎明前一小时的天空;他是得不到国王资助的奥匈帝国鞋匠,执意以一己之力为天下英雄树碑立传。这意味着,就算明知世界已经千疮百孔,他仍然会和挑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一起,“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己执著的梦想中去,越过噩梦前进”。因为,在梦的另一边,有他日夜期盼的墨西哥城,以及“威严、宁静、暗沉而又庄严”的英雄岭。哪怕

要把身体彻底掏空,哪怕注定是“溃败”的前奏,也要让自己成为“英雄岭”里唯一的英雄。

回顾前半生,波拉尼奥曾经这样写道: “我失去了一个祖国,却赢得一个梦。”当然,这个他从博尔赫斯那里拿来的意象并不美好,更不诗意。至少,波拉尼奥从来没想到,要用甜蜜的糖霜去包裹现实的苦药,去掩饰恶棍的劣迹。仿佛要制作一部无声电影,《智利之夜》在黑夜起身,在黑夜中终结。但谁都不要指望,波拉尼奥会给我们提供一段完整、鲜活的影像。如他所说,《智利之夜》就是一种混合着梦魇、谵妄、谎言的呓语,是一卷闪耀在白色屏幕上的“烧毁了”的电影胶片”。要命的是,胶片映照不出梦中人真正的模样,却带来了似是而非的幻觉: 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身在梦中,反而自然地“接受”了这一切,宣称“我们的动作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像羚羊那样活动着,或者像梦见了羚羊的老虎那样活动着”。

问题是,羚羊是怎么活动的? 老虎又是怎么活动的? 如果不能紧紧地“跟随着历史”,柔弱的羚羊难免会成为猛兽嘴边的腐肉。于是,为了在虎爪下偷生,羚羊学会了改变。久而久之,就有了这样一幅荒诞的画面: 羚羊扮作老虎的模样,亦步亦趋地跟随猛兽,走入漫漫的夜色之中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成长? 或许,可以用《未知大学》里的句子来诠释拉克鲁瓦的成长: “而噩梦对我说: 你将成长。你将把痛苦和迷宫的形象抛下,你将遗忘。但那时候成长可能是一桩罪行。”显然,早在他的诗人时代,波拉尼奥就有了最初的文学方向。在这里,写作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“头脑风暴”,只要生命还在,就不会停下脚步。而《智利之夜》呢,作为波拉尼奥飓风的核心,不过是依照他事先埋好的伏笔,一步一步地卷了过去。

■谷立立



《初瞳: 我和我的野生动物朋友》
作者: 初雯雯 王昱珩
出版社: 中信出版社

这是一本角度奇特、颇为有趣的自然摄影、自然探索类的图文书,作者在呈现探索自然、追寻野生动物故事的同时,她的挚友王昱珩则从一个资深自然爱好者及手绘师的角度,以批注和手绘等方式,带给读者一个关于自然、摄影、观察等全新的阅读角度和阅读体验。



《流浪的地球》
作者: 刘慈欣
出版社: 浙江教育出版社

小说讲述了太阳即将变成红巨星,毁灭全太阳系里的行星,人类启动庞大的地球逃脱计划,在地球的一侧安装上巨大的地球发动机,将整个巨大地球环境圈化为的移民方舟,逃离太阳系,寻找新家园。